

秘密基地 樱花

[日] 朱川湊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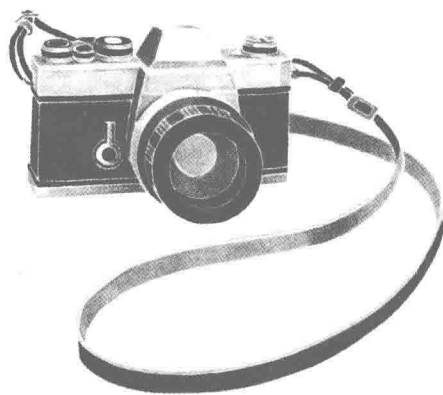
李盈春◎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樱花秘密基地

「日」朱川湊人／著 李盈春／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樱花秘密基地 / [日] 朱川湊人著 ; 李盈春译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122-25322-4

I. ① 樱… II. ① 朱… ② 李…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0379 号

SAKURA HIMITSU KICHI by SHUKAWA Minato

Copyright © 2013 by SHUKAWA Mina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3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ERC

Media, Inc.,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HUKAWA Minat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 Kore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3517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策划编辑: 李 壬

责任校对: 程晓彤

封面原画: 新目 惠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¼ 字数 150 千字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樱花秘密基地 1

飞行物体噜噜 39

波斯菊书简 75

黄昏相册 113

月光姐妹 143

麻雀铃松 181

译后记 223

樱花秘密基地

那是距今四十多年的往事了。

当时多功能手机连影子都还没有，拍照完全是照相机的专利。

因为胶卷和冲印都要花钱，小孩子当然不容易有照相的机会，通常只有运动会、郊游这些特别的场合，大人才会给拍张照片。可以说，是比现在高级很多，很郑重的一件事。

所以实际上，我们四人没有拍过合照。

我们念的年级不同，家也不在一个地方，没有机会肩并肩一起拍照。

可是不知为何，我的记忆中却有一张染着怀旧色调的奇妙照片。

那一定是因为某种机缘，把想象的风景当成照片了吧，不然就是把实际看过的照片当作过去的记忆，在脑海里加工的结果——不管怎样，都是因为我很想有那样一张照片。

那张幻想的照片，拍的是那时每天一起玩的四个伙伴。

裸露的泥土地上，靠右停放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蓝色卡车（其实是被丢弃了）。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笑嘻嘻地坐在驾驶座上，右肘靠着车门；同样笑嘻嘻盘坐在车顶的，是二年级的小辅；载货台上，良弘和光弘兄弟俩摆出怪相。我们四个，当时是感情很好的朋友。

卡车的后面，是一棵盛开的樱花树，花瓣如雪般纷扬飘落。最初的照片上，樱花只是零星几瓣，但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如今已渐渐遮没朋友们的脸。我想，完全看不见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可是，即使有一天想不起他们的长相了，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张照片拍摄地点的名字。

那个地方，是只属于我们四人的隐秘家园——“樱花秘密基地”。

1

我生长在关东圈的一个小城市。

虽然后来盖起了大片高楼大厦，成为一个大型卫星城，但我上小学的时候，城市才刚刚开始发展，除了以私营铁路车站为中心的方圆两公里的地方很繁华，其他地方都是新旧建筑杂

糅并处，纯粹就是个乡下小镇。

不仅有稻田，还有背高泡立草^①四面环绕的池塘。但与此同时，也有聚集着老旧工厂的角落，和一排排同样造型的小巧公用住宅。建筑物总的来说都很低矮，离车站越远，二层以上的建筑就越稀少，直到被一条从境内流过的小河戛然截断为止。河的对面，换成了邻市的田园风光。

我是镇上一家小洋货店的长子，从小活泼好动，就算下雨天也要跑到外面玩才开心。不过那时的孩子差不多都这样，大概跟家里地方小，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可以在屋里玩的娱乐不无关系吧。

我朋友很多，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玩伴，不过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每天一起玩的就是渡边家的良弘、光弘兄弟和樋口小辅。

渡边良弘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圆溜溜的，人见人爱。

他戴着一副黑色半框眼镜，看上去很像个高才生，其实功课并不怎么样，听说视力变差是因为躲在暗处看的漫画书太多了。如今想起来，他虽然情绪变化无常，却是个动不动就爱开玩笑的有趣家伙。

弟弟光弘比他小两岁，虽然是亲兄弟，两人却不太相像。

① 菊科桔梗目多年生草本，原产北美，七八月开黄花，又名北美一枝黄。

光弘手脚修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再加上白皮肤、长睫毛，不止一次被错当成女孩子。他的眼角有颗俗称的“泪痣”，本人也真的是个超级爱哭鬼，一点小事就号啕大哭，所以我每次想起他，浮现在脑海的都是一张哭泣的脸。

樋口小辅是光弘的朋友。其实他本名叫大辅，但因为个子小小的，看上去总是比实际低一个年级，良弘就开玩笑说：“什么大辅，笑死人了。再怎么看也是小辅嘛。”于是他就有了这个外号。

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外号，一再提出抗议：“不许叫我小辅！”不过坚持叫的话，他也会答应就是了。

小辅总是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是个活力十足的少年。但上扬的眉梢和锐利细小的眼睛，让他乍看总像是不高兴的样子，算是个美中不足。不过，越是这样一副严肃面孔的人，笑起来越是格外可爱。我最喜欢他那一现即逝的笑脸。

我们四个是怎么玩到一起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我与良弘一起玩，然后弟弟光弘加进来，不久小辅也加入进来……这样一个过程吧。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是怎样，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去公园碰到其他小学的孩子时，也会心平气和地一起玩耍，在五年级以前，对年级的差别也不怎么在意。只要年龄小的不忘尊重年龄大的，年龄大的也懂得保护年龄小的，孩子们的社会就能自如地运转下去。

我们四人组出奇的合拍，在一起玩得多了，变得像兄弟一样要好。渡边兄弟来不了的时候，我就和小辅两个人玩，光弘和小辅也到我家里来玩过。我在家是长子也是老幺，上面有两个姐姐，所以也把他们当弟弟一样看待。

樱花秘密基地是小辅发现的。

那时我们的集合地点，是一个老婆婆开的粗点心店附近的公园（老婆婆长得活像明星左卜全，我们把那家店叫做卜全店）。公园里有一个“螺旋基地”，简单来说，就是一座类似两台滑梯合在一起的石造塔形游乐设施，因为外形很像纵向伸展的海螺贝壳，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只要去这附近玩，很快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到来，不知不觉间，四个人已经聚齐了。可是毕竟是公园的游乐设施，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小孩当然也可以使用。所以虽然起了基地的名字，终究不是只属于我们的场所。

“对了，学霸、良弘哥，我找到了一个超棒的地方！”

我和良弘读三年级的那年冬天，小辅掩不住兴奋地告诉我。不用说，他和光弘还是一年级学生。

“天冷的时候也可以去玩，下雨也不怕，而且别的小孩绝对不会来。”

对于喜欢在外面玩的孩子来说，寒冷和下雨是最大的敌人。能够克服这两大障碍，又为我们所独占的地方，我能想到

的就是有房顶的空屋了。莫非镇里还有这么理想的游乐场？

我们半信半疑地跟小辅去了一看，那里跟我们想象的大不相同。

边境小河的附近，有一家承建道路工程的公司。距离公司后面两公里左右，有一块用高高的混凝土墙围起来的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地方。小辅所说的场所，看来就是那里了。

虽然有一道铁门，但似乎很多年没开了。从外面望过去，只看到丛生的杂草和茂密的背高泡立草。

“随便从这里进的话……会挨骂的吧？”

“所以要从那里进呀！”

听我这么问，小辅点点头，把我们带到围墙的右边。那里竖着一根老旧的木制电线杆，底部是混凝土铸成的“コ”形台面。当时我不懂那是什么，现在想来，大概是一种埋入下水道的部件。

“没问题吧？从这里爬上去……”

这还用说，以前的小孩就跟野猫没两样，没路的地方也能硬闯过去，翻个围墙、在墙头像走钢丝一样行走更是小菜一碟。

小辅从コ形台攀上电线杆，轻松翻过围墙，我们也有样学样地紧跟在后。围墙内侧搭着一个大大的卡车轮胎，只要脚踩在轮胎上，就可以一跃而下了。

“这个轮胎是我特地搬过来的……好重的呢！”

“你脑子真快。”

良弘难得地夸奖了他。不过设身处地想想，当初发现这里时只有他一个人，小个子的他为了爬上墙头出来，搬这么一个轮胎恐怕也是省不了的。

“不过，也亏你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我打量着围墙里边，说道。

那块土地是做什么用的，过去和现在我都不明白。也许是某栋建筑拆除后的遗迹吧。实际面积并不算大，不过在当时的我看来，有学校的两间教室大就已经很好了。地面是裸露的泥土地，四下杂草疯长，看样子很久没人来过。土地的形状是个歪斜的平行四边形，大概权属问题悬而未决，又或者想不出怎样利用，于是就此搁置吧。

“可是……没看到什么屋顶啊？”

扫视着这片空地，光弘说道。但是小辅的确说过，天冷的时候也可以去玩，下雨也不怕。

“是那个啦，那个。”

小辅一脸自信指着的，是被丢弃在空地角落的一辆蓝色卡车。

车的左半边陷在背后丛生的树木和杂草当中，车身锈迹斑斑，轮胎全都破了，左后轮更是不见踪影，当然也没有牌照。这说不定是非法丢弃，不然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嫌处理旧车麻烦，索性丢在这里不管。后面的载货台上铺着拆开摊放的大瓦

楞纸箱，一次次雨水湿了又干后，变得像破破烂烂的海藻一样。

“看，这里面不正合适吗？”

小辅跑到卡车跟前，打开驾驶座的车门。里面还不算太脏，座席也没有破损。挡风玻璃积满了灰尘，但左右车窗都可以正常开关。

“就算突然下雨，这里也不会被淋湿，天气冷也没关系。”

我禁不住和良弘面面相觑，耸了耸肩。

小辅说得没错，这里的确可以遮蔽风雨，可是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不用烦恼下雨和严寒、可以到处跑的地方。卡车只有两个座席，就算是小孩，也挤不下四个。

“算了，毕竟人生才开始六年嘛，可以理解。”

说完，良弘笑着拍了拍小辅的肩膀。他从小就喜欢这么拐弯抹角、咬文嚼字地说话。

小辅本人却不住地眨着眼睛，似乎完全不懂为什么他会语带讥讽。他微微噘着嘴，显然觉得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

“不过，这里的确谁也不会来。”

“好，那就当作我们的秘密基地吧！”

年长的我和良弘这样决定后，便让大家开动脑筋想名字。为了和公园的螺旋基地区别开来，也有必要起个名字。

为了纪念小辅发现这个地方的丰功伟业，起初我们都倾向于命名为“小辅秘密基地”，但小辅本人不想让这个因为个子

小得来的外号落地生根，所以婉言谢绝。最后决定暂且命名为“卡车秘密基地”。

几个月后的春天，卡车后面的树绽开美丽的花瓣，我们才知道那棵树是樱花树（之前谁也没发现）。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叫它“樱花秘密基地”。虽然只有一棵樱花树，花的美也令我们这些孩子心动。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泡在樱花秘密基地。

小辅料得没错，这块混凝土墙围起的空间谁也不会进来，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尽情嬉戏。有时拿背高泡立草当剑对打，有时沉迷在扮演英雄的游戏里，玩到忘了时间；也有的时候在起名为“喷气号”的卡车载货台上整理海藻似的瓦楞纸箱，不知不觉变成了聊天会，围坐在一起吃着从粗点心店买来的点心；有时我们还会随便躺在地上，望着高高的天空，争论云彩看起来像什么形状。爱幻想的光弘，听说一个人也会去那里玩这个游戏。

实际上，樱花秘密基地的规矩很简单，只要遵守约定，绝对不把这个地方告诉外人，想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和良弘偷偷抽从家里拿来的烟，也是在喷气号的驾驶座上。不过只抽了一根就天旋地转，良弘更是大吐一场，最后两人一块倒在载货台上。听良弘坦白对一个同班女生喜欢到不行，也是在载货台上。

说起来，我养的狗狗丸子病死时，我也是在喷气号的驾驶

座上放声大哭。从小被教导“男子汉不能当众流泪”的我，在姐姐们面前无论如何也忍着不掉眼泪（还因此被责怪太冷漠），只有到了那别无他人的所在，才总算哭了个痛快。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喷气号的挡风玻璃上就像有瀑布在流淌。我趴在方向盘上，哭得嗓子都哑了。

就这样，樱花秘密基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只是如今想起那里的风景，恐怕没有人会不心痛。

除了一个人——小辅。

2

虽然在回忆往事，但就算撕破了嘴，我也不会说“还是过去好”。或许在某种意义上，那时的风气的确比现在淳朴，但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是相似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过着完美无缺的人生。

每天四处乱跑，玩到天黑才回家的我们，也都背负着各自家庭的苦衷。

就拿我家来说，爸爸得了难治的病，在我小时候，他就基本不能工作，家里的洋货店都压在妈妈肩上，维持生计一点也不轻松。实际上，为了筹措店子的周转资金和治疗费，借了很

大一笔钱。这笔钱后来由我接着还，直到三十岁出头才终于还清。当然，姐姐们也分别帮了忙。

至于渡边兄弟，弟弟光弘还是婴儿时，父母就意外身亡，他们是由爷爷奶奶养大的。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瓦匠，但养两个正能吃的孩子也很不容易。良弘对父母还有模糊的记忆，光弘就完全没有印象了。他那么爱哭鼻子，跟这件事恐怕也有一定关系。

小辅家里原本经营钓具店，但四岁时父母离婚，成了只有妈妈的单亲家庭。我没问过离婚的原因，听周围大人们的口风，好像是他爸爸有了别的女人。因为爸爸爱好才开的钓具店也维持不下去，妈妈一边到邻镇的饭馆上班，一边抚养小辅。

也许正因为各自都有苦衷，我们才会像兄弟一样要好。不过除非是很重要的事，通常我们都不提家庭。寂寞、痛苦什么的，更加不会提起。

男孩子的自尊心，不容许我们当着人面没羞没臊地说这些事。我们觉得，极力不说出自己的压力，以冷静的表情面对，才是有志气的表现。

不过情绪多变的良弘，时不时就会爆发。

也不知道他是对什么不满，突然就跟弟弟或小辅抬杠，拿他们撒气。不管他们说什么，全都坏心眼地反对，甚至有时正玩着游戏，会故意伸脚把他们绊倒。碰到这种时候，他一定是

在家里或者学校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寻找一个宣泄口。

可是小两岁的小辅他们毫无办法，只能任由良弘胡闹。开始还会带着讨好的笑容埋怨一下，发现不管用后，就只有沉默了。

“别闹了，良弘！”

这个时候，当然是由我出来劝阻。前面我也说过，年长者如果没有保护年幼者的意识，孩子的社会就会崩溃。

“干吗从刚才就一直跟光弘、小辅抬杠？这可一点都不像你啊！”

“哪里抬杠了？你少没事找事！”

“就算你没这个意思，他们可都吓到了呢！”

有时事情就这样解决，也有的时候会吵到打起来的地步。这时也不会让小辅他们出手，而是由我和良弘一对一对决。

极少数情况下会演变成很麻烦的状况（比如三天互不理睬），但通常都是良弘改变态度，结束争吵。可那也不是因为我打赢了，而是扭打的过程中，彼此都会感到伤心，也就没了斗志。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不过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好伙伴反目成仇才是最傻气、最悲伤的事情啊。

就算结束争吵，良弘也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地道歉，而是摆出让我们忍不住好笑的滑稽动作，然后又扭又是掐地扮鬼脸，含含糊糊地喊上一声：

“抱歉啦，之前都是我不对哟——！”